

## · 中药与天然药 ·

## 中药复方化学研究的我见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马广恩

近几年中药复方药理研究有再兴的趋势。1980—1984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约260篇,其中1981—1982年39篇,1983年90篇<sup>[1]</sup>。1980—1981年年平均有复方方剂及药理研究论文60篇,占中药药理论文的7.5%;1982—1983年有100篇,占中药药理论文的16.5%。已研究过的复方总数超过230个,其中经方加古方50个,时方180个。经古方的比例也在增加,1979—1980年占11.9%,1981—1982年占22.7%,1983—1984年达36%<sup>[2]</sup>。

中药复方药理研究的再兴表现有时代的特征,如采用了现代药理学、生物化学及免疫学的指标探讨中医药的疗效,作用原理及配伍等<sup>[3][4]</sup>。关于活血化瘀<sup>[5]</sup>,扶正固本和补益延寿<sup>[6]</sup>,清热解毒<sup>[7]</sup>等治则方剂的研究已有综述。用现代科研结果与临床疗效对照,结合中医治则进行沟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sup>[8]</sup>。已研究的著名方剂有生脉散,四逆汤,保元汤,四君子汤,大柴胡汤,正柴胡饮,六味地黄丸等,其中对药效和药理的研究报道较多,化学研究很不深入。

复方化学研究是实现中医药理论现代化和从分子水平研究结构与疗效关系不可缺少的环节。以往的化学研究多注重单味中药有效成分的分离、结构与活性,这是完全必要的,也获得了很多成果<sup>[9]</sup>。但传统中药方剂多为复方,且中医立方用药重视配伍,药有君、臣、佐、使,作用有相须、相使、相恶,互相制约。药有限,方无穷。因此研究中医药复方必须做复方的化学研究,以寻找有效药物,有效化学总成份,有效化学单体并进

而阐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化学研究将为剂型改革、药理实验、临床疗效观察用药提供合理工艺及质检标准。

关于加强中药复方化学研究,近年已发表了很好的建议和设想<sup>[10-12]</sup>。鉴于近年中医药研究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际上也引起“中医热”<sup>[13][14]</sup>。笔者附议应当加强中药复方的化学研究,并希望有志于中医药研究和开发的化学、药理、临床、生产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密切协作,为中医药的发掘和提高做出贡献。近年与药理学家及临床中、西医师谈及中医药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大多认为药剂、药效、药理研究进展较大,而复方化学研究报道不多。现举六味地黄丸为例,略加讨论。

六味地黄丸(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牡丹皮)为中医滋补肾阴著名方剂。肾为命门之火,主骨、生髓,利水道。补肾方药具抗衰老和增强免疫功效<sup>[5]</sup>。中医用六味地黄丸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和鼻咽癌,随证加减,取得满意的疗效<sup>[15]</sup>。六味地黄汤小鼠灌胃有类似人参的作用,耐低温,抗疲劳,耐缺氧及皮质激素样作用。对氢化可的松所致阳虚型小鼠的肾上腺和胸腺的萎缩有一定的对抗作用,对实验动物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有抑制作用<sup>[16][17]</sup>。临床应用六味地黄丸有抑制食管上皮细胞增生的作用<sup>[18]</sup>。参附八味地黄丸用于治疗男性不育症,有促进精子生长活性,其作用与视丘—脑垂体—性腺机能有关<sup>[19][20]</sup>。附桂八味地黄丸析方药理研究表明对肾上腺再生高血压疾病模型可

改善、逆转。对辨证为肾阴、阳两虚的个案服用附桂八味丸则症状和血压均有改善；阴虚阳亢症服六味地黄丸可使症状改善，少数病例降血压<sup>[21]</sup>。

按中医药理论，人参，地黄，山药，山茱萸均为滋补强壮药，有强精作用；茯苓，泽泻主调节水分代谢，利小便；牡丹皮为活血化瘀药；附子、肉桂均属助阳药。上述方剂中各单味药的化学和药理研究都有文献报道，如人参皂甙，山茱萸的环烯萜醚甙，茯苓多醣和四环三萜酸，泽泻含四环三萜酮醇衍生物；肉桂有桂皮醛，牡丹皮含丹皮酚等<sup>[22][23][24]</sup>。但就六味地黄丸和八味丸整体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关系究竟如何，各药“分煎”合并与“共煎”的化学和药理的变化以及化学单体配方的药理作用等均不甚清楚，很值得研究。可惜，目前尚未见有报道。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国内外对中药复方研究的深入，化学研究将在临床和药理的合作下向深广两方面发展。

因此中草药化学研究队伍中有志于中药复方化学研究的单位和研究者，应当受到特别鼓励与支持。至于研究复方化学会遇到诸多困难，如药味多，成分复杂，动物模型和疗效评价等复杂因素皆众所周知，但相信只要统筹安排，保证其条件设备，人力和资金给予优先支持，坚持下去，努力探索，必将会取得突破性成果，对传统中医药的理论发展和现代化及出新药都会有重大的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 孙国华：中成药研究，(5):22, 1986.
- [2] 姜廷良等：中药药理与临床，2(1):53, 1986
- [3] 张淑娣：中草药，15(2):39, 1984.
- [4] 大浦彦吉(郑东平等节译)：中药通报，10(6):3, 1985
- [5] 翁维良：山东中医学院学报，9(4):50, 1985
- [6] 张文高：王正芳，山东中医学院学报，9(4):46, 1985
- [7] 邓文龙等：中药通报，10(2):37, 1985
- [8] 黄正良等：中药通报，10(7):3, 1985
- [9] 江纪武：中草药，15(10):1, 1984
- [10] 严永清：中药通报，10(2):3, 1985
- [11] 蔡定国：中药通报，10(9):3, 1985
- [12] 周金黄：中药药理与临床，2(1):3, 1986
- [13] 贾福华等：上海中医药杂志，(7):3, 1986
- [14] I. I. Brekhme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ditional Medicines and Modern Pharmacology(TMMP) Abstracts, p. 253, 1986. Beijing
- [15] 陈伟：中成药研究，(10):33, 1986
- [16]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新医药学杂志，(7):41, 1977
- [17] Jiang Tingliang et al: TMMP Abstracts, p.244, 1986, Beijing
- [18] 湖北省钟祥县大柴湖卫生院等：新医药学杂志，(7):15, 1977
- [19] 内藤善文等：和汉医药学会志(日)1(1):46, 1984
- [20] 宇津木利雄等：和汉医药学会志，1(1):44, 1984
- [21] 顾德官等：中药药理与临床，2(1):11, 1986
- [22] 林启寿编著：中草药成分化学，科学出版社，1977，北京
- [23] 王浴生主编：中药药理与应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北京
- [24] 周金黄、王筠默主编：中药药理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上海